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童 年

[苏联] 高尔基 著 郑海凌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童 年

[苏联] 高尔基 著 郑海凌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; 郑海凌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
2015. 5

ISBN 978-7-5605-7367-0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1244 号

书 名 童 年

责任编辑 郭士钰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 14.5 字数 205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367-0 / I · 174

定 价 24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响亮而亲切的名字

——高尔基及其《童年》

在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群里，再没有比高尔基的名字更响亮、更亲切的了。几乎每个中学生都读过他的作品，有数不清的作家、诗人、革命家在幼年时期接受了他的启蒙，读着他的作品走进文学的殿堂，或走上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。就一个作家在国外的影响而言，高尔基是一个奇迹。大约在1907年，他的小说《忧患余生》（俄文原名是《该隐和阿尔乔姆》）初次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，此后的数十年间，他的作品被不断译介到中国。早在1946年6月，著名作家茅盾就说过：“高尔基对于中国文坛影响之大，只要举出一点就可以明白，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，其数量之多，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，没有第二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高尔基作品的读者就更多了。

高尔基和中国的关系也极密切。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，他曾打算作为记者来中国，要从侵略者身上“剥下文明的假面具”。辛亥革命后，高尔基曾致信孙中山，信中说：“我们俄国人，希望争取到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。我们在精神上是兄弟，在志向上是同志。”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和1932年1月日军侵略上海之后，高尔基在3月2日的苏联《消息报》上发表《响应孙逸仙夫人的呼吁》（宋庆龄就日本侵华向世界进步人士发出呼吁），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。高尔基病逝于1936年6月，可惜他没有见到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崛起于东方的新中国。

高尔基是一个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作家，他在幼年时就对事物特别敏感，关注人间的冷暖善恶。《童年》正是他的儿童时代生活的写照。高

尔基出身于俄国社会底层,3岁时随父母去了俄国南方的阿斯特拉罕,在那里染上了霍乱。他病愈后父亲又染上这种可怕的流行病,一病不起。高尔基幼年失怙,由外公和外婆养育成人,只上过两年学,11岁时便在社会上流浪谋生,凭着坚强的毅力读书自学,24岁时以高尔基为笔名(高尔基原姓彼什科夫)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。34岁被俄国科学院选为荣誉院士(因沙皇尼古拉二世干预未果)。

高尔基写作《童年》时45岁(1913年),这时他已是著作等身、闻名全欧洲的大作家。《童年》虽不是他的主要作品,却是他写得最投入、最富有魅力的作品之一。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传遍了世界,尤其受到青少年的珍爱。1933年5月,邹韬奋根据《童年》等三部曲和其他材料编译了高尔基的传记。鲁迅曾称赞这部书“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”。

《童年》在中国早有译本流传。这个译本于1995年翻译出版,至今已印行20多万册。此次再版之际,相信高尔基和他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会成为广大读者永远的知心朋友。

郑海凌

2005年8月28日于北京

目 录

- 一 / 1
- 二 / 13
- 三 / 28
- 四 / 48
- 五 / 62
- 六 / 78
- 七 / 87
- 八 / 101
- 九 / 120
- 十 / 139
- 十一 / 162
- 十二 / 184
- 十三 / 208

狭小的房间里，光线很暗。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蒙着白布，身子显得特别长。他的光脚露在外面，脚趾古怪地张开着；那双时常抚爱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，手指也是弯曲的；他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紧闭着，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；他那张和蔼的面孔变得乌黑，难看地龇着牙，看上去怪吓人的。

母亲半裸着身子，穿着一条红裙子，跪在父亲身旁，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给我父亲梳头，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。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，嗓音低沉、沙哑。她眼睛红肿，仿佛融化了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下来。

外婆拉着我的手。她长得胖乎乎的，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鼻子上皮肉松弛，令人发笑。外婆身子软绵绵的，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。这时她穿着一身黑衣裳，也在哭，但她的哭跟我母亲不同，她总是伴随着我母亲哭，像唱歌似的，哭得很老练。她全身颤抖，使劲拉着我，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。我向后扭着身子，躲在外婆身后，不肯朝前去。我心里害怕，同时又感到难为情。

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。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“快去跟你爹爹告别，往后你就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他还不到年龄……”

我刚刚大病初愈，才能下床走路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生病期间，

父亲照料着我，他总是——副乐呵呵的样子。后来，他突然消失了，^①外婆接替父亲来照料我。我外婆是个很古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外婆。

外婆回答说：

“从上头来，从下面来，我不是走来的，是搭船来的！在水上可不能走路^②，傻瓜！”

她这话真可笑，简直让人莫名其妙。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加尔梅克族老头，是个卖羊皮的小贩。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，要是不当心摔倒了，就翻着跟头滚下去，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这里哪儿来的水呢？全是糊弄人，前言不搭后语的，真叫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说我是傻瓜？”

“因为你爱吵闹。”外婆说，她脸上也带着笑。

外婆说话语气亲切、快活，富有乐感。自从我第一天见到她，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，此刻，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。她的泪水，她的号哭，都使我感到新奇，使我惊恐不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今天这个样子。母亲平日神色很严厉，很少说话。她个子很高，牛高马大的，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。母亲的身体很结实，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。可是现在，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看上去令人难受，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。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，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，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，滑落到脸上。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，不时摆来摆去，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。我在房间里站着，站了好长时间，但母亲没有理睬我，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。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，不停地号哭，哽咽着，泣不成声。

① 高尔基三岁时，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患霍乱，父亲看护幼小的孩子，不幸染病而死。

② 这句话里的“上头”是指伏尔加河上游，“下面”是指下新城（后更名高尔基城），这些词在俄语中是谐音字。俄语中的“走来”和“乘船来”是不同的动词。此处孩子用词不当，外婆纠正他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

“快点抬走！”

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巾，代替了窗帘。披巾被风吹得鼓起来，恰如一张船帆。有一回，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，忽然，响起一声霹雷。父亲笑了。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，喊道：

“别怕，卢克^①，没事儿！”

这时，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就坐下了，仰面躺下，头发披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两眼紧闭着，像父亲那样齜着牙，用吓人的声音说：

“快关上门……把阿列克赛抱出去！”

外婆连忙把我推开，跑到门口，喊道：

“亲爱的街坊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多管闲事，看在基督分上，快走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女人临产。老爷们，行行好吧！”

我躲在箱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，从这里看见母亲躺在地板上，身子不停地弯曲着，哼哼呀呀地叫着，牙咬得吱吱响。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不停地安慰她，那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快活。

“为了圣父圣子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……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心里很害怕。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忙来忙去，就在父亲身边，有时碰着父亲的身子，又是呻吟，又是喊叫，可我父亲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说不定还在笑呢。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，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，然后又躺下去，外婆像一只柔软的大黑皮球似的，有时跑到门外去，不一会儿又跑进来。后来，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声。

“感谢上帝！”外婆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，外婆点燃了蜡烛。

我可能是在屋角里睡着了，后来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，在一个阴雨天，荒凉的公墓的一

① 父亲对幼小的高尔基的称呼，意为“葱头”。

个角落，我站在滑溜溜的黏土小丘上，望着墓穴。这时，父亲的棺材已经放进墓穴里，墓穴底部有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。有两只青蛙已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在父亲墓前，除我以外，还有外婆以及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。那两个乡下人满脸怒气，手里拿着铁锹。暖融融的细雨像细小的珍珠似的洒落在大家身上。

“开始封土吧。”巡警朝一旁走开，说。

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。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，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，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。爬在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下来，刚要往穴壁上爬，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。

“你离远一点儿，廖尼亚^①。”外婆揪住我的肩膀，对我说。我挣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愿离开这里。

“真是拿你没办法，上帝啊。”不知外婆在埋怨我，还是埋怨上帝。她久久地站在那里，低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墓穴填平了，她依旧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。忽然起风了，细雨旋即随风而去。外婆拉着我的手，领我来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，这里有许多深色的十字架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，问道，“你应该哭啊！”

“我哭不出来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哼，哭不出来，这样可不好。”外婆轻声对我说。

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，我很少哭，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，因为怕疼我是从来不哭的。我哭鼻子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嘲笑我，而我母亲却大喊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，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。这时我问外婆：

^① 高尔基的小名。

“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，”外婆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不曾像外婆这样言必称上帝，仿佛上帝是她的亲戚。

几天以后，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，搭上了轮船。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外面扎着红带子。

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，从轮船的小窗朝外望着，小窗圆圆鼓鼓的，活像是马的眼睛。湿漉漉的窗玻璃外面，浑浊的河水翻着泡沫，哗哗流去。有时河水翻起浪花，朝窗玻璃扑来。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朝后躲，跳到地板上。

“别怕！”外婆对我说，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举起我的身子，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。

河面上升起潮湿的大雾，灰蒙蒙的。远方偶尔呈现出黑黝黝的土地，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了。四周的一切在颤动，唯有母亲纹丝不动。她把两手放在脑后，身子倚着舱壁，坚定地站着。她的脸色暗淡，呈铁青色，两眼紧闭着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。我觉得，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人觉得眼生。

外婆多次轻声劝她：

“瓦丽娅，你吃点东西吧，多少吃点，好吗？”

我母亲一声不吭，也没有动弹。

外婆跟我说话时像说悄悄话，同我母亲说话声音高一些，但总是陪着小心，怯生生的，而且话很少。我觉得，她是害怕我母亲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对外婆更亲近了。

“是萨拉托夫。”我母亲突然气呼呼地高声说，“那个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瞧，她连说话也是古怪的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萨拉托夫？水手？

一个体格宽大、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，他穿一身蓝色衣服，手里拿着一只小木匣子。外婆接过木匣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木匣里，放

好之后，她便伸开双臂，托着小木匣，小心翼翼地朝舱门走去。但外婆身体太胖了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小的舱门。她在舱门口踟蹰不前，样子十分可笑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！”我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婆手里抢过木匣，接着她们俩都不见了。我只好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端详眼前这位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死了？”他朝我俯下身来，问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萨拉托夫是城市的名字。你朝窗外瞧瞧，就是这个城市！”

窗外的大地在浮动。地面上雾气腾腾，有一些悬崖峭壁，看上去黑乎乎的，活像一大块刚刚切下来的面包。

“我外婆哪儿去了？”

“去安葬外孙了。”

“要把他埋在地下？”

“当然啦，埋在地下。”

我对水手说，安葬我父亲的时候，有几只活青蛙给埋在墓穴里。水手把我抱起来，紧紧地把我搂在胸前，亲了亲我。

“唉，老弟，你现在什么也不懂！”水手说，“青蛙没什么好可怜的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你该可怜母亲才是。你看她多痛苦啊，给折磨得不成样子啦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。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，所以听见汽笛声并不害怕，但是那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转身向外跑去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得快点跑。”

这时，我也想往外跑。我来到舱门外面。狭窄的过道里光线很暗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距离舱门不远的地方，镶在阶梯踏板上的铜片闪闪发光。我向上方望去，只见人们都背着行李，提着包袱。显而易见，乘客们正在下船。这么说，看来我也该下船啦。

然而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走过去，来到船舷上的踏板跟前时，

人们都冲我喊叫起来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这时，人们对我推推搡搡，拉拉扯扯，盘问了好长时间。最后，那位花白头发的水手终于来了，他把我抱起来，对大家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他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飞快地把我送回船舱，让我坐在包袱上，临走时他伸出一个指头威吓我：

“当心我揍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哗声渐渐平静下来，轮船已不再颤抖，也不再发出咚咚的响声了。船舱的小窗仿佛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，船舱里变得黑乎乎的，让人透不过气来，包袱也似乎膨胀起来，不时地挤压着我。一切都变得令人讨厌。莫非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永远留在这艘空空的轮船上了？

我来到舱门跟前。舱门打不开，铜把手拧不动。我拿起一只装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尽全身力气朝门把手上砸去。奶瓶砸碎了，牛奶溅在我的腿上，灌进我的靴子里。

遭到失败以后，我苦恼极了，趴在包袱上小声哭起来。哭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可是，我醒来的时候，轮船又咚咚地响起来，并且不停地颤抖着。舱里的小窗户变得像太阳一样明亮。外婆坐在我身边，她正在梳头，不时地皱着眉头，还低声嘟哝什么。她的头发多极了。浓密的头发盖住了她的双肩、胸脯和膝盖，一直拖到地板上。乌黑的头发闪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托起拖到地板上的长发，悬在手上，另一只手吃力地把稀齿的木梳子插进厚厚的发络里。她撇着嘴，黑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好像在生气，而她的脸覆盖在浓密的头发里，显得很小，怪可笑的。

今天外婆显得怒气冲冲的，可是当我问她，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，她马上就用惯常那种亲切温和的声音回答说：

“大概是上帝惩罚我吧。上帝说，就让你长这么多头发，你就使劲去梳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向人夸耀我这头好头发，像马鬃似的。

现在我老了，我讨厌这头发了！好好睡你的，时间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刚起身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想睡就不睡了。”外婆马上就同意了。她在编辫子，一面抬眼朝长沙发上瞧了瞧。母亲睡在长沙发上，仰面躺着，身子挺得像弦一样直。“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？小声告诉我！”

外婆讲起话来像唱歌似的，特别动听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温柔、鲜艳、清新，很容易存留在我的记忆里，永不忘怀。有时候她微微一笑，她那一对像黑樱桃似的眼睛却睁得很大，闪烁着难以言表的快乐的光芒。她那洁白坚固的牙齿也随着她的笑容展露出来，好不快活。尽管她那黑黑的面颊上布满了皱纹，不过她的脸整体看来还显得很年轻，容光焕发。只可惜那只皮肉松弛的鼻子，鼻孔张得很大，鼻尖红红的，损害了这张脸。她喜欢闻鼻烟，她有一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。她总是穿一身黑衣裳，但她内心充满永不熄灭的愉快而又温和的光芒，透过她的眼睛不停地闪烁着。她总是弯着腰，几乎成了驼背。别看她那么胖，走起路来却轻快敏捷，像一只大猫似的，她全身也柔软得像一只温和的猫。

外婆到来之前，我仿佛在昏睡，仿佛躲在黑暗中。她的出现唤醒了我，使我见到了光明，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，把这一切编织成色彩缤纷的花边图案。她很快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了我最贴心的人。她最理解我，也是我最珍贵的人，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。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，使我在艰难的岁月里充满了坚强的力量。

四十年以前，乘轮船航行是很慢的。我们搭轮船去下新城，航行了很长时间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航行的最初几天沿途所见到的美丽景色。

天气一直很晴朗，我和外婆待在甲板上，从早晨待到傍晚。在明丽的天空下面，伏尔加河两岸像绸缎似的，秋天给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火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不慌不忙，懒洋洋的。轮片打击着蓝灰色的河水，发出隆隆的响声。船尾有一条长长的拖缆，拖着一条驳船。

灰色的驳船慢悠悠的，活像一只土鳖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不知不觉地浮动，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、更新，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华贵衣裳的美丽褶皱。河两岸耸立着城市、乡村，远远望去，好像是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在河面上漂浮着。

“你快瞧，多好看啊！”外婆不时地对我说，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。

她欣赏河岸上的景色，看得着迷，常常忘记了我站在她身旁。她站在甲板上，两手抱在胸前，微笑着，静默不语，而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。这时，我揪了揪她那印花布黑裙子。

“什么？”她全身猝然一震，“我好像打了个盹儿，在做梦呢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好孩子，我哭是因为我高兴，也是因为我老了，”外婆微笑着说，“我老了，我已经在这人世上活过了六十个春秋啦。”

后来，她闻了一会儿鼻烟，开始给我讲故事。她讲的故事稀奇古怪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圣徒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怪。

外婆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轻，一副神秘的样子。她俯下身来冲着我的脸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，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令我振奋的力量。她讲故事也像唱歌似的，好听极了，她那动人的话语越讲越好听。听她讲故事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。我总是——边听，一边请求她：“再讲一个吧！”

“好吧，再讲一个。灶神老头儿坐进炉灶底下的空洞里，他被面条扎伤了脚，一瘸一拐的，哼哼唧唧地叫着：‘哎哟哟，小老鼠，好疼哟！哎哟哟，小老鼠，我忍不住啦！’”

外婆抬起一只脚，两手抱着这只脚，悬空摇晃着，可笑地皱着眉头，仿佛她真的感到疼痛难忍。

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和气的的水手们站在四周，边听边笑，夸奖外婆讲得好，也请求说：

“好，老婆婆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后来水手们说：

“走吧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水手们拿出伏特加酒款待我外婆，给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一切都是悄悄做的，因为轮船上有一个很严厉的人，他禁止人们吃瓜果，他看见谁吃瓜果就夺过来，扔到河里去。这人的穿戴很像巡警，衣服上有一排铜纽扣，老是喝得醉醺醺，人们都躲他远远的。

我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即便是来了，也离开我们远远的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神色严厉。她身材高大、匀称，脸色暗淡、铁青，浅色的发辫盘在头上，宛如沉重的王冠。她全身结实有力，我每每回忆起来，总觉得她身上笼罩着薄雾或是一团透明的云彩。她那双直率的灰眼睛跟外婆的眼睛一样大，冷漠地从云雾里望着，显得落落寡欢。

有一次，母亲严厉地对外婆说：

“人家在嘲笑您，妈妈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婆无忧无虑地回答，“让他们嘲笑吧，随他们的便，让他们笑个够吧！”

我至今记得，外婆远远望见下新城时，高兴得像孩子似的，手舞足蹈起来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急急忙忙把我推到船栏旁，大声喊道：

“快看，快看，多好看啊！那儿就是，天哪，那就是下新城！神仙住的地方，美极了！你瞧那些教堂，就好像是悬空似的！”

她又去央求我母亲，差点哭起来。

“瓦留莎，你过来看一眼好吗？你大概把这些地方都忘了！你看了会高兴的！”

我母亲脸上露出苦笑。

轮船在河心当中停了下来，正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。河面上挤满了船只，桅樯如林。这时，一只载满了人的大木船朝轮船靠过来。有人用钩竿钩住了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，于是大木船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甲板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，他走路飞快，穿一身长长的黑衣服，鹰钩鼻子，赤金色的胡须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我母亲深沉而又响亮地喊了一声，就扑倒在这个小老头怀里，小老头抱着她的头，用赤红的小手急急地抚摸着她的脸，尖声

叫道：

“你这傻孩子，怎么啦？哎哟哟，瞧你，瞧你……唉，你们这些人呀……”

我外婆像陀螺似的团团转，一会儿工夫就把所有人都拥抱和亲吻过了。这时她把我推到人们面前，急匆匆地说：

“快点过来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娜达丽娅舅妈，这是两位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表姐卡捷琳娜。这些都是咱家的人，你瞧有多少！”

外公对她说：

“你身体可好，老婆子？”

外婆同他一连接了三个吻。

外公把我从拥挤的人群里拉出来，摸着我的头，问道：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公问我母亲，还没等母亲答话，他就推开我说：

“颧骨长得像爸爸……快上木船吧！”

我们乘木船来到岸边。下船以后，我们像队伍一样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斜坡向山上走，坡道两旁的山坡上长满枯萎的野草，野草都被人践踏过了。

外公和我母亲走在最前头。外公个子很矮，只到我母亲肩头，他迈着小碎步，走路很快。我母亲俯视着他，同他并排走着，仿佛悬空飘浮着。两个舅舅跟在他们后面，一声不响。米哈伊尔舅舅黑头发，梳得光溜溜的；雅科夫舅舅干瘦，像外公一样，他一头鬈发，头发是淡黄色的；还有几个胖女人，穿着很鲜艳；六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，都很文静，不爱吵闹。我走在外婆和娜达丽娅舅妈身边，娜达丽娅个子很小，脸色苍白，蓝眼睛，挺着大肚子，走走停停，喘着粗气，低声说：

“哎哟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让你来做什么？”外婆生气地埋怨着，“真是一家子蠢货！”

这伙人我一个也不喜欢，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。在他们中间，我